

程頤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

鍾惺曰賢者出處自有深心

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名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黨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肰驚惕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肰許國之心寔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耻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耻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力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

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
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
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
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竭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
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
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
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
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
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王之訓為

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
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
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
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
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
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
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

大全曰不胥為位勢所壞直可痛惜

茅坤曰字字真切

過人肰而完德有道之人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肰也肰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根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

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
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
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
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爭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之侈
靡。較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
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閉邪
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
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

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德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肰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日獨對與衆見不同。自肰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不如此漸致。待其自肰。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俙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年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

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是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奉。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閑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体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識。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

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
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
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宜春夏之際人氣烝
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
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
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
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
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
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難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肰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

譚元春曰笑者笑其篤信者信其道千載而下想猶如此

罷二三守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蓋未能遽罷
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權事理
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故也陛下擢臣於艸野
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
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
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
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
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
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

鑒髙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頒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鍾惺曰。大賢之言。皆從根本發來。與剽竊者大不相同。細讀自見

葛鼐曰。布帛菽粟之語。自有深細入微處。

茅坤曰不
加學三字
乃千古膏
臣在內

程頤又上太皇太后書

日月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辯之蓋臨之言止於疑惑大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

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事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

孫鑛曰世俗之情一語道破

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俾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嘗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

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

菖鵑曰如此辯論眞足尊朝廷敘士氣正學術

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眞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废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

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見聞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緣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豈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古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

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辯爭。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任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恐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獘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辯明義理。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鍾惺曰。人君知此。則小人姑息容悅之言。自不能入。



程頤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繇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

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
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
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
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
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之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
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
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茅坤曰輔養主德自是致君第一義伊川不憚再三言之可謂識



所重矣。



程頤論經筵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靡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

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恥進止○

孫鏞曰立論高人一等○後世功業之卑俱坐不知此也○

程頤論經筵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古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鍾惺曰、経筵三劄雖各有所舉然大意皆以輔養君德為主絕不遷就其說則其所學不為詭遇可知

程頤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家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士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居洛引流回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興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疏曠之比道藝當筆劄之工誠不慚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鍾惺曰雖韻趣語而矜貴之氣自異只是涵養於道德者深耳



程頤養魚記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污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因耶雖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使爾遂其性思量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

吾心将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感感者豈止魚而已乎固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鍾惺曰此先生少時作也觸一物之微便不勝王道之思可見賢者根器迥別

弟伸曰千古猶見之浩

程頤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路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

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側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鍾惺曰在當時以弟贊兄絕似過情自今讀之寔無一愧詞諂筆

程頤遺金閑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閒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冣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

曰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己亥九月日。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丼

之不幸早夭、為之涕下。

鍾惺曰、叙得淺淺有致。因見賢者無往而非學也。

程頤葬説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

后厭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塟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還就同塟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椁塟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塟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塟○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塟之○

芳坤曰○不矯倹○不惑世俗○可謂得塟禮之正○

宋文歸卷五終